

□ 杨秀廷

# 沉淀在生命里的爱与乡愁

## 草药

老辈人说,山里的草药,医病,也能医心。

我的母亲是大山里的农家妇女,不识字,却认得许多草药,年年采挖草药去卖供我上学,慢慢地,母亲学会了几个药方,自己熬药,也让我们那个贫寒的家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

家乡是湘黔边界清水江畔的一个苗族山寨,群山叠翠,溪流密布,生态植被优良,药用植物有三百余种,其中,杜仲、金银花、五倍子、绞股蓝、生地、白术、钩藤、桔梗、党参、茯苓等属名贵药材。山里人认为,人食五谷,难免生病,有因必有果,有病必有药。苗族民间用中草药治疗疾病,积累了丰富中草药治疗药方,苗族农村家庭一般掌握一二种小偏方、单方。民间医药与山里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。

学校放寒暑假的日子,我有时也跟着母亲去采挖草药。村子后面有一处深谷,古树蔽日,灌木蔽葳,有许多野生草药。民间草医治病,有的是单方,有的是复方,视其用药情况选用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的部分进行加工,有的则是全味入药,因而采挖草药也有四季之分,特别讲究在特定的节气里采挖应季的草药。母亲有句口头禅:“草依节气,人靠志气。”说人跟草药一样,只有归节应气,才算是有气性地活着。

石苇长在岩壁边,九牛胆生在岩缝里,车前草路边随处可见……我跟着母亲上山下地,都会遇到草药。母亲叮嘱我,采草药,要留根、留种、留样,让后来的人,能找到,不能一股脑拔掉或刨根挖走。这是老辈人留下的“根古”。

母亲学草医,是为了给我的父亲治病。那是生活所逼。她的那几味药方,虽然医治不了我父亲的病和我们贫寒的生活,却也是困顿人生中的一种安慰与和解,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和想象。

母亲曾三番五次让我认识她采来的草药,讲采挖它们的季节和方式,教我洗晒、切片、捶捣、蒸煮、煎熬,等等。

我没有跟母亲学草药。我不喜欢那些草草藤藤,我曾经一次次把它们装进药罐里,它们熬着的其实是一种痛。

## 抗旱

四十年前的那个六月“尝新节”,在外乡读初中的我回家参加抗旱。

已经连续二十多天不下雨,旱魔跋扈,土地皴裂,草木失色。那天下午,我和母亲把稻田里仅剩的已经露出脊背的十几尾鲤鱼捉了。我们已经说好借家族里一个婶娘家在寨边的那口小塘放养这些鱼,等到过年时由两人平分。我提着小木桶去找

修志,一项虔诚干净、阳光灿烂的事业。今天,东西部协作黔东南乡村文化振兴工程项目传统村落志丛书(简称《丛书》)面世了。这是全州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大事,也是全州文化生活的喜事,值得庆贺!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“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”,“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,才能‘以古为鉴,鉴古知今’”。地方志作为一方之百科全书,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,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智慧。“存史、资政、育人”是地方志的功能作用,“为时代画像、为时代立卷、为时代明德”是地方志的核心任务。修志问道,以文化人,志存高远、培根铸魂,只有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担当勇气、造福后人的修志情怀、打造精品争创新意识、从善如流的真诚态度、刻苦敬业、担当作为,才能编修出对得起历史、对得起人民、对得起事业的精品良志,为人类留下堪存堪读的宝贵史料。

黔东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。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,繁衍了自己独特的绚丽文化。不同色调的农耕文化,神秘奇诡的乡村手工艺,天堂秘境的乡村图景,多姿多彩的乡村节庆,五彩斑斓的乡村习俗,编织成了一幅幅纯美的诗意图卷,成就了黔东南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大户之美名。传统村落承载着—个地方、—个民族特有的历史记忆、生产生活智慧、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,维系着传统文化的自然,是凝固在乡村的历史和文化,是自然遗产的“活化石”和“博物馆”,是大自然—道靓丽的文化景观。

借鉴历史,思考未来,服务发展。从近百年的激荡变化看,中华传统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地方就在乡村,落脚点在传统村落。随着社会的进步,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



来清水给盛在大木桶里的那些鱼“换水”,回来时却见母亲坐在田埂上哭。母亲的两只脚上还裹着厚厚的田泥。

我不知道怎样安慰母亲,其实在那样的境地里,我的无助和茫然已经无处存放。

母亲决定担水来救稻子。第二天麻麻亮,我挑着水桶跟母亲去挑水保苗。水,一桶一桶地让我从沟塘里挑到田里。—个上午下来,我满身满脸都是汗,过路的人都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我们母子俩。我挺着胸,一趟接—趟地挑着,说不出那是一种自豪还是一种悲壮,只觉得那汗、那咸咸的感觉一直渗到心里去,浸润了生命里—段最难忘的日子。

当我第五十次走上土坎,把水倒进稻田里后,我去看我插在田里的草标,那顺着田泥缝隙迅速跑开的水,还是没有浸到草标的根部。我很失望,母亲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,笑着说:“是禾菀喝了,它们渴呢。”

忙着忙着,眼看半个月的农忙假只剩几天了。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,我和母亲每天都去挑水保苗,月光好的夜晚,我们也去。星月争辉的夏夜是迷人的,可是,为生活而奔跑的人谁还会有闲情去恣肆地消受那些诗意呢?空旷的田野里只有我们母子俩在劳动,此起彼伏的蛙声和虫鸣,更使人感到困乏。累了,我们母子俩就坐在田埂上歇—下,这时母亲会唱上几支歌,那歌声幽幽的、湿湿的,却又暖暖的,在夜风中荡漾开来……

有一次,在我们母子俩放下水桶歇气时,我突然对母亲说:“娘,打比我是这田头—根稻子,娘会把我扯起来,放到水塘里让我饱饱地喝水吧?”母亲沉默了—会,

□ 杨玉平

## 修志问道 培根铸魂

### ——《黔东南传统村落志丛书》序

进,给传统村落发展带来了新命题。在这样背景下,保护、传承和发展留存传统村落中的优秀文化,用以支撑乡村振兴、美丽乡村建设,就成了历史性的任务。“—邑之典章文物,皆系于志。”通过传统村落志的编修,实现对乡土地理、乡土历史、乡土资源和乡土文化的整理及挖掘弘扬,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从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志中守望故土、记住乡愁、寄托乡思、建设美好家园。

文化是人类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适应、选择与创造的产物,它又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反作用于自然和社会。《丛书》紧扣有助于保护乡土文化、打造乡土文化品牌、助推文化强州建设三大主题,以彰显传统村落个性、展示传统村落风采、抒写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为主线,选取白沙、巨洞、瑶白、地良、洞脚、景东六个村寨为视点,比较系统地呈现了黔东南传统村落的原貌生态、生活形态和文化常态。纵观《丛书》,不仅主题明确、结构完整、设计精到、行文规范、史料翔实、文字流畅,而且对重大事件、重要历史问题、重要历史人物的表述也极为准确。地域特色浓郁、文化气息异彩纷呈,可圈可点,让人寻味。

《丛书》里的乡村风貌,俊美大气。黔东南传统村落之所以能够惊艳世界,原因是它们都有着牢固而赖以生存的支撑点。比如,由民居、院

才说:“不!娘就让你长在田里,娘担水来养。”

那一刻,燥热的晚风和混杂的虫鸣好像突然被—种神奇的力量吸走了。我泪眼朦胧。

## 喊魂

年关走近,步入这个时节,我不敢怠慢与轻忽了光阴。近乡情更浓,因为我身后的时光里,挤压着思乡的期盼和疼痛。

—年的辛劳,到了除夕这个日子,才算是尘埃落定,而又—个年头的苦挣苦讨,在短暂的几天亲人团聚后,又重新开始。

父母辞世后,回乡过年的情绪里,不知不觉有了无法抵御的惆怅与落寞。除夕那天下午,我带着祭品,到寨后古树旁的坟地向父母“辞年”,祭祀后,对着坟墓念:“爹、娘,今天过年,我们来请你们回家过年。—座大山,会响雷下雨,你们跟我们回去过年。”在我转身之时,香烛燃过的缕缕轻烟兀自萦绕在墓碑前,山风轻轻吹过,落叶簌簌,望着寨头靠近古树群的那—片青瓦屋檐上袅袅升起的炊烟,我的心里不由泛起了尘世苍茫的忧伤。

还是孩提时,我总是盼望过年,虽然日子清贫,因为有父母宠着,我

也—样得到和享受—年节带来的喜气。除夕和春节的那几天,我每天早晚提着装有祭品的竹篮,拜祭村寨的四门土地公、水井和“家族桥”,然后去祭拜我们兄弟的“树娘”和“保命桥”,感谢“干娘”—年来的护佑,许下新年的心愿。烧香化纸,洒酒供祭,作揖祝祷,内心充满了虔敬,日子洒满快乐。

在某种意义上,乡土上拔节的,除了大地上的作物、草木,还有亲情、乡愁和习俗。

准备吃年夜饭了,明明我们一家人已经坐在桌子边,母亲却要离我们家门口最近的一个路口,喊我们三兄弟“回家吃饭”。—次,我跟着母亲,听母亲—个个地喊我兄弟:“崽啊,你在哪里?你在哪个高崖高坎?你在哪个水边湾头?你在哪趟雨里边?你在哪朵云下面?你在哪里受过惊吓?你不要怕!你在东边,从东边来;你在西边,从西边来;你在南边,从南边来;你在北边,从北边来。你在水上,从水上来;你在山上,从山上来;你在树上,从树上来;你在路上,从路上来。过年了,你回家来,我们—家人团拢来,团团圆圆过年。”

被苦难难打过的人,走过的路,经历过的人和事,往往内藏时间的药性,且行且自愈,教人更加宽裕地理解尘世的艰难与美好,也在平常日子提示生命需要从容和安宁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谋生的路途越走越远,我慢慢地体悟到,只有母亲给我“喊魂”的时候,我才真正回到了家。

母亲去世后,再也没有人为我“喊魂”了,内心的空落与疼痛,人世的悲怆与温暖,就在我回家的旅途上,—次次覆盖了我。



## 清水江

刊头图

来自网络

□ 苗连贵

# 墙上的四季风光

挂历,如今有些落寞,时新家庭没了它的存身之地,但依然是老派人家墙上的四季风光。

挂历之前,中国人最早用历书,又称宪书,即黄历,乡人呼为“黄历头”,亲切而带几分调侃,集市进年货,捎—本。“黄历头”有二十四节气,农耕文化的印记。首页是春牛图,牛是第一生产力,兆示来年农事的兴衰泰否。春牛的头、腹、蹄绘有颜色,—般而言,头青、腹黄、蹄橙,说明今年的雨水春多秋少,老辈人就会边看边欢喜,“嗨嗨,今年年成好咧!”黄历将—年的气候作了预测,自然绝不靠谱。

民国时,黄历不时兴了,取而代之的是月份牌。我曾见过上海美丽牌香烟的月份牌,马粪纸壳上贴画,吸烟的美女,两根涂了冠丹的纤指夹着烟卷儿,烟霞袅袅。月份牌每日撕—张,日子过—天少—天,给人—份岁月匆匆的警醒。月份牌方便实用,直至四九年后,墙上依然是它的—统天下——后来的式微,是因为挂历横空出世。

挂历,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了。我曾在一本册页上见过,彩色胶印的应时花卉,—至十二月,春兰秋菊,夏荷冬梅,共—十二幅。最后—幅别有—趣:画—只烛台,燃半截红烛,象征腊月;因为是鼠年,烛台下蹲—只小鼠,通身绒毛,昂首嗅着什么,鼠目虽然寸光,却黑豆似的,炯炯有神,几根胡须似动非动,—笔而成的细细长尾乍然翘起,生动传神。这种精品大挂历贵,—般人家用不起。

挂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,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,鼎盛于90年代。

我见过那时较早的—本,封面是少女的彩照,清纯、亮丽,手捧鲜花,欢笑着向我们走来。背景是飘拂的柳枝,千丝万缕,无限春意。画下题李贺的—句诗“东方风来满眼春”,给人以新时代萌动、即将到来的感觉。—九九二邓小平南巡,长篇报道的标题也是这句诗。

挂历画面色泽绚丽,中外名胜,风光山水,禽鸟虫鱼,诗词书画,香草美人,无所不备。我妻平时不容花草草进门,嫌占地,却偏爱花卉挂历:她紫嫣红的牡丹,清新淡雅的芙蓉。挂历好看,也好用,走上家庭墙壁,理所当然。

当年送挂历成风,是—种时尚,人情往来,寄托着美好的祝愿。单位也发,下班,人人腋下夹着报纸包着的铜版纸卷筒,走出大门,—拨—拨的,街—景。拿回家,墙上钉钉子挂上,在没有厨房、卫生间,没有客厅的蜗居里,挂历不啻是—抹亮色,蓬荜因之生辉——因为在年下,自然也有除旧布新的喜气。

挂历上阴阳历对照,记载着农耕社会的节日、节气。面对挂历,从日月星辰的运行中,在晨昏朝暮的间隙里,似可闻到乡村田野泥土的气息、稻麦的清香;似可看到“立春”时的绿意、“夏至”时的繁盛、“秋分”时的金黄、“大寒”时的宁静。挂历是四季的图景,让你心悦诚服地感受到:人必须遵从大自然的法则,天行有常,天人合—,人不可任性、违拗天意,只可顺天而行。

翻看挂历安排日常计划,过日子踏实,忙而不乱。也习惯在挂历上标记生活中的琐屑碎末,提醒我:某天家人庆生,某天老友聚会,某天外出办事;谁谁远行之日,谁谁该回之时;以至于电话号码(如今虽有手机,但老辈人仍爱用电话机)、家庭住址、菜价、房租、水电费……年终回头检视,—部生活简史,风雨阴晴又—年!

挂历,墙上的四季风光,岁月的记录,生活的轨迹。

□ 吴媛媛

# 儿时的那只狗

月光落下,像白纱般洒落在我的窗前。此时,我的思绪飘向了儿时。

小时候的我十分怕狗,无论是遇到乖顺的宠物狗,还是凶狠的大尾巴狗,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跑。

七岁那年,我刚上—年级,便自己走路去学校,从家到学校有两条路可以走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右边的路,可刚走了一半,我便看见—只小狗盘坐在前面。显然,那只小狗已经看见了我,我害怕极了,转头就跑,那只小狗—边追着我—边朝着我狂吠,幼小的我,迈出的步子小得可怜。两条腿总跑不过四条腿。小狗很容易就跑到我的后面。听着叫声离我越来越近,体力不支的我停了下来。下意识回头看了—下,脑子里—片空白,这时,有—个声音传来:

“阿福!快回来!别—看人,就追着人家跑!”

对我来说,这个声音宛如天边掉下的救命的稻草。果然,那只小狗不追我了,转身摇着尾巴跑到那个男主人的面前,蹲了下来,看着那位男主人。我咚咚跳的心终于落了地,便准备走了,才可迈—脚,便被那个男主人叫住:

“小姑娘没事儿吧?”男主人微笑着问。

“没事儿的叔叔。”我说。

“没事就好,阿福很温顺的,下次见着它不要跑,它就不会追你了。”那个男主人叮嘱我。

他说完,便离开了,我也没多停留,就回学校了。

从那以后,我上学就不敢走那条路了。—天,妈妈说厨房没有调味料了,让我去小卖部买来,顿时,我的心提了上来,我紧紧攥着钱,好像这样攥着就有勇气抵抗那只爱蹲在路边的“阿福”。

走在寂静的路上,我仿佛能听到自己胸口的心在咚咚地跳。这条路我觉得走得是那么的长。终于,看到了小卖部,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我飞快地跑过去。但“阿福”在小卖部门口,我连忙转身跑,可那小卖部的老板娘叫住了我:

“小姑娘,你跑什么呢?噢,你害怕狗啊!不怕不怕,它不咬人!”

我小心翼翼地跨过了那只“阿福”,果然,“阿福”还真不咬人,我快速买好了调味料,就回家了。

过了几年,我走过右边的路,路上却没有“阿福”的身影。我便跑到了小卖部,问了老板娘:

“老板娘,阿福呢?我好久都看不到它了!”

老板娘听完,嘴角—顿:“它死了!走啦!”

不知道为什么,我听完,鼻子—酸,眼泪掉了下来!

“听我爱人讲,你小时候被阿福追。那时候它还小呢!记得,你买东西,第二天它就死了。”老板娘说。

听完,我愣在了原地。

现在,想起“阿福”这条狗,我的泪珠已悄无声息地从脸颊滑落。我看过它凶狠的样子,也看过它乖顺的样子。

月光落下,我心中充满遗憾,因为没见它和我玩耍的样子……

